

雜記

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故君子無取乎雜焉雖然元黃者天地之雜也五色者繪畫之雜也參差細碎而倫叙不越彼此紛錯而紀合自然則載筆摘辭之士往往取之以考同異而資聞見記所謂雜服易所謂雜物是也

古蹟

宋太子樓

在雲澳相傳宋帝曷駐蹕時所築

南澳志

卷之十二

古蹟

辭郎洲

在隆澳五嶼之北宋景炎元年帝舟遷於潮州駐蹕紅螺山明年正月遷於惠州之甲子門都統張達率

義勇扈從其妻陳壁娘送之至此

馬御史故宅

在雲澳遺址石池尚存御史名不可考

指揮司

在隆澳後宅鄉址尚存

古井

在深澳井有三一在城北門內一在教場旁山麓一在北城外天后宮後惟北城者外最寬而深中有三洞二

泉迸出井上一大石旁立井內泥土凸凹歷久不塌

井子澳

在隆澳水味極甘即井澳宋史建炎十二年丙申帝至井澳即此

南澳八景

金山浴日

青嶼浮天

三峰翠筆

七礁躔星

龍潭曉月

馬井朝煙

雄關雨磴

古寺晴雲

陵墓

宋太后楊氏陵

饒平志載在南澳相傳陵在果老峯今果老峯尚有遺址

南澳志

卷之十二

古蹟

二

按宋史祥興二年帝在崖山元將張宏範由潮陽以舟師迫之據海門絕宋軍樵汲宋師潰陸秀夫負帝沉海中張世傑乃與蘇劉義陳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出行收敗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哭曰吾所為忍死間關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自沉世傑得其屍葬之海濱夫由厓山至澳千有餘里况太后之死正值倉卒之時豈能返葬於澳按陸秀夫傳劉深攻淺灣張世傑兵敗移益王居井澳會井澳風王以驚疾殂是帝是之崩實在井澳所云楊太后陵者豈即帝是之陵而饒

志傳聞之誤耶然瀛國公傳又載德祐二年陳宜中立是於福州又二年是殂於碭州則傳聞又異辭也總之鄧薦之書亾而二王之事迹已湮沒而難考今仍其舊載楊太后陵所以傳疑也

宋丞相陸秀夫墓

在青澳青徑口明萬歷十二年潮州知府郭子章題曰有宋丞相君實陸公之墓乾

隆十六年總兵倪鴻範同知印光任重修

鴨母墳

在隆澳西關山形如鴨其山來不可考

萬樞部墓

進士號靜齋官樞部郎中在青澳墓上有碑鐫明賜進士樞部郎中靜齋萬先生之墓都督江棟陳

俊全立石

南澳志

卷之十二

古蹟

三

漏澤園

園在西門外教場邊萬歷十一年副總兵于嵩立

寺

金山寺

在城內學海書院右

南山寺

在城西隅

雲蓋寺

在雲澳山上石上有紫雲華蓋四字不知創自何代久圯石礎尙存今雲澳士民捐資建復

潮音寺

在城北門外即前明海神廟址

屏山寺

在城西山嶺

化龍巖寺

在城西二里

坊

明副總兵鄭芝龍坊

在東門外大街題曰銅柱永標玉關獨鎮崇正十六年建

災異

明萬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申刻虹見於西方須臾圍繞白日燄光遍天

四年彗星見

五年春二月日光相盪如擊狀一分一合越月再見

秋九月彗星於參井之分長十餘丈漸移昴畢間冬十二月尾旋轉如輪焰光燭天三日乃滅

十一年南澳產嘉禾

南澳志

卷之十二

災

四

寇盜頻仍人民流徙而南澳產嘉禾是亦異也故附之災異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城垣衙署民舍傾圮殆盡人民壓死無算是夜連震三四次是月地上生毛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颶風大作拔木飄瓦大雨三晝夜潮水漲入北門

四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夜白虹貫月

四十六年七月白氣見東

崇正九年六月十三日太白晝見

十四年冬有芒星數十擁一大星自東行墜於西有聲如雷
國朝康熙七年春正月白虹見於西方似劍長三丈餘

十二年八月太白經天一十六夜颶風大作

二十三年八月海水澄清三日漁者見海底魚鱗

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颶風大作海潮漫溢三日夜乃止

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夜颶風大作光如燐火海濤湧起損

壞民房船隻淹斃人民無算

雍正四年大饑

五年復饑民大疫

南澳志

卷之十二

災

五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彗星見東方氣如白虹亘於西半月乃
滅

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颶風大作拔木飄瓦自辰至子竟夜
方息

叢談

南澳在漲海岐海之交初學記南海之別有漲海南史扶南
國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又交址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
山海經甌居海中閩在海中郭璞註閩越即西甌在岐海中
鄭愚詩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流

鄭若曾海防事宜載中國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節
爲商人與之交易卽廉得其來與不來與來數之多寡南澳
近在肘腋而倭得肆意如此蓋其時將領未有不通於倭者
而文武員弁之廢弛地方亦可概見矣

南澳漳潮之門戶粵閩之屏藩形勢地也自勝朝海防懈弛
藩籬盡撤海寇鄭成功肆逆時屯重兵於南澳先搃其要領
然後連艦南下歐陽文忠所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者也亦可
以見南澳爲東南要害之區矣

南海諸國有泥油淺者船相遇則用四人立於桅斗上以泥

油著小瓶中檳榔皮塞其口燃火於檳榔皮上自高投之泥
油著板令人卽仆以水沃之愈熾所制者乾泥與竈灰耳今
官兵不能近淺番者正畏此也

癸辛雜志凡海舟必用大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
所食按海船最畏海蛆必需煙洗方無穿漏之患徒以版護
之無益也煙洗之法潮退時將船底翻起半面以乾草燎之
燎訖以礮灰塗之戰船每月煙洗一次雖商船之開行者亦
必泊島煙洗不能過兩月也

澳之天后宮舊有神像後杜輝降徙澳民於蘇灣

天后 關帝神像俱昇祀於廣省及楊嘉瑞移鎮南澳澳民
往省迎請廣人不允互控於官官令卜之於神昇回 關帝
天后則祀於省之油欄門外康熙二十七年 天后宮尙
未修建忽夜半雷雨產一靈芝紫色金莖長約七寸許時總
兵楊嘉瑞以靈芝之瑞爲 天后著靈因建廟遣人往湄洲
割香刻像祀之

相傳某巡按抵漳經歷置郵得一對云過甘棠樹三鼓驚白
鶴飛入長林皆白漳浦至郡驛舖名衆莫能對一庠生應聲
云登銅山撞懸鐘 懸鐘明季設遊 於此島南澳 驅綠鬃奔赴鎮海巡按擊

南澳志

卷之十二

叢談

節稱賞

僞鎮陳豹性嗜殺民有犯卽置重刑澳民阿猪犯竊見豹豹
笑之阿猪泣曰老翁一笑阿猪無命矣豹問其故猪以素見
豹笑必殺人對豹赦而柳之故澳人有老翁笑猪無命之謠
南澳以海爲田漁人謂之耕海魚訊旺謂之海熟不旺謂之
海荒陳适詩父子分頭上海船今年海熟勝常年
濱海之人遠望海水似於地有如崖焉蓋水氣也隋煬帝
望海詩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南澳四山皆石樹蟠石而生樹根之詰屈於石中者積久而

堅如鐵石土人取而摩挲之略加修飾或爲獅象龜鶴或爲
仙佛爐瓶往往有肖者色或紫或黃土人謂之木頭景開乾
隆間城隍廟後夜有光掘之得一樹根大數尺盤互交結而
平如砥底有四足可以爲床又有一樹根大亦數丈儼然如
屏上有八仙不煩繩削自然成象後爲某總戎所得
海龜又名翁龜大丈餘漁人得之鬻於市龜流淚涓涓然以
掌自撲其胸如泣如訴好事者售之放於海浮游海波之上
必回首三顧售主故土人戒食翁龜

海魚無大小其鱗皆有光吾嘗於署內西園月黑夜見有白

光灼灼燦若列星卽而視之乃魚鱗也按嶺表錄異海中取
魚屢置陰處有光初見以爲怪推其義蓋鹹水所生凡海中
水遇陰晦波如燃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卽不復
見木元虛賦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長山尾有猴洞往時猴出百十成羣爲民害村民聚衆逐之
羣猴趨洞口扶一藤槌而下衆斷其藤猴遂不能出其未入
洞者至今山中尙有遺種

乾隆十一年有虎渡海至澳縱橫往來食牛羊犬豕不傷人
後二年忽不見有樵者于叢中見白骨一堆視其首虎也樵

其骨以獻同知左興皆云虎被雷擊死

雲澳史樞桁位佈插椿木在於海底多被浪衝壞漁人苦之
明崇正間有一人年約四十餘歲身穿藍布衫頭纏青布帕
稱福建連江人氏英姓善插桁椿漁人延請打插是歲遂不
壞人稱為英長年次歲仍延之英云此桁欲固必余下海遂
不復起舟人驚異撈尋無踪乃備人往連江報其家屬而連
江無是人焉至今桁位杆插皆無衝壞之患咸謂英公顯佑
所致雲澳人建廟塑像祀之音肅輒應

方言

南澳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九

父曰阿巴 母曰阿嫫 兄曰阿興 弟曰阿的 叔曰阿

撮 夫曰阿俺 妻曰阿畝 男曰答包籠 女曰撮嫫籠

婢曰撮嫫鬼 奴曰阿籠 小兒曰阿儂音研 女娘上聲

曰阿八 民曰格 人曰泐 書辦曰阿本 耳曰繫外

鬚曰出秋 眼曰墨珠 木曰槎 石曰雀高 穀曰席

白紙曰撇抓 書曰册 烟曰嚼芬 飯曰嚼捧 田曰串

樹曰抽 窻曰聽 龙曰蝦 柱曰倉船 樑曰中脊燕

鳥鎗曰沉 木屐曰脚窩 眼鏡曰月加 茶曰嚼滴

粥曰嚼慢 鍋曰點鹽 帳曰網當 砦曰臨鴨 盆曰面

盪 風曰莧 船曰尊 壺曰灌 茶壺曰滴灌 茶甌曰
 滴斟 牛曰羸 猪曰豨 雞曰該 魚曰去 鱗曰侈
 肉曰兜活 厲房曰木外 蚊曰網 蝙蝠曰舍 蝴蝶曰
 活翼 蜻蜒曰山媚 寒曰管 睡曰兀 多曰追 少曰
 醮 我曰瓦 你曰耳 一曰卽 二曰糯 三曰沙 四
 曰細 五曰甌 六曰落 八曰撥 九曰稿 十曰雜數
之中唯七字與中原音同

五方之剛柔燥濕不齊言亦隨之而異其氣剛其土燥則
 其聲清以疾其氣柔其土濕則其聲濁以緩由是而唇吻

南澳志 卷之十二 方言

有舛侈聲音有轉紐展轉多變而衆音具焉然音雖萬變
 而切而指之實止七音 喉牙齒舌唇 通於音者入其地聽

其一兩字之不同而以七音等而審之其他字以此類推
 而方音可得而辨矣釋元裝能知西域諸國語非其神異
 其辨於字與音者審耳南澳居閩粵之交而尤近於閩故
 其言閩音爲多七閩之人多鼻音如陳第詩經古音考音
 天爲汀音年爲寧音賢爲刑後人晒其不能辨真青而不
 知其所音者鼻音也宋時洞仙歌一曲作者不系其姓名
 當時或疑爲仙而高宗斷其爲福州秀才之詩久而知爲

閩士林朴所作亦以其歌之韻叶以鼻音耳夫侈鼻異呼
鴻殺異等清濁異位開發收閉異類凡音之成莫不囿於
其地之水土風氣而無能移易顧亭林所謂孔子傳易亦
不改方音者此也但七音之中無鼻音唯何義門讀書記
識工部桃竹杖詩爲以鼻音叶愚按鼻音者舌音上紐而
入於鼻卽所謂聲音有轉紐者非七音之外又有一音也
明其音之出於舌而紐於鼻卽澳中方言亦可得其大槩
矣

二烈婦傳

莊中正

潮州南龍之奧庭神明所棲發為冠裳光倫耀紀其鍾育
婦女多節烈之操南澳為漳潮藩障隆澳又南澳發源之
地與深澳同屬潮邑山海雄深宋則陳璧娘悲吟送壻至
今父老誦辭郎之什咏歎不忘乃風徽久遠一時有二烈
婦先後殉節爭光千古如吳蔡二氏者吳烈婦名貞娘隆
澳人父黃坤培漳郡庠生適同澳士人吳寶珠珠祖母賴氏
孀苦節撫珠父某為繼珠兄弟四人珠居次素多疾婦
粗習書傳既歸珠事上盡孝妯娌盡敬內外宗暨媪御罔

附南澳志

不宜之適三年珠得危疾不可療婦毅然有殉夫意歸母
家母問壻疾婦曰死耳然兒不獨生也珠死日婦哭夫側
神色不支眾謂勞苦哀傷扶之坐四支如醉口角流沫方
知服毒急告坤培培曰勿救以完烈與珠同殮時道光壬
辰十二月十八日也越廿餘日而深澳有蔡烈婦之事蔡
烈婦深澳漳郡武庠生薛澄烈之女漳郡庠生薛培雄之
妹童生蔡大珍之妻大珍父子相繼殞喪無子婦痛哭絕
粒欲死父責之曰舅柩未殯夫棺未窆宗祠無承汝死則
蔡氏之先不將為莫教之餒乎婦強起飲食整辦喪務莫

不盡禮卜墓地葬舅以夫附焉殯葬畢撫養嗣兒經理庶務遑遑無休姑見婦勞苦憔悴每苦言勸慰一日聞親黨自隆澳來者道吳烈婦事嘖嘖稱羨曰是無所累能自早得死所者余事亦粗畢矣急購乳母以托子總家資以奉姑至癸巳正月初七夜婦忽呼腹痛甚苦懇姑往母家求藥姑匆惶走出婦掩扉自縊父兄奔救入戶急解救之婦咬舌血淋漓被面親黨不忍視復勸之死矣姑方悟婦之早作死志也嗚呼婦人以夫為天天崩則地坼道也然而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一旦變故遷延

附南澳志

二

隱忍能如其言者幾人哉非無節義之性也禮義不熟於平時死生不明於素定即丈夫或不能不爽貳其節操而謂巾幗芳年視死如飴難矣若吳烈婦貞操定於閨帷恐一刻不能殉即一刻有不得其死之心蔡烈婦強制數月聞義恐後雖所處不同而殉夫則一推其意恐嗣未立姑未安窀穸未完則婦道未終而心有遺憾是以從容措置必出萬全而激烈蹈仁終與吳烈婦後先競爽使公卿士夫設心皆如此而謂政教不能美節義不能興者吾不信也我

朝聖教昌隆節烈有旌海隅之地貞烈踵繼可以風矣因
為之傳

寫二烈婦凜凜有生氣可入此間藝文志

白下易子實評

貞孀行

易長華子實

黃家有女名貞娘冰玉皎潔芝蘭芳以貞命名名不愧白
城出水生輝光貞娘老父本文儒幼從伯仲過庭趨不習
妍詞習女訓古今節烈知其猶及笄嫁得乘龍壻吳氏寶
珠諧伉儷蓮萼欣看並蒂開蘭言早訂同心誓一夜罡風
玉樹萎熊羆未兆欲何依傷心寡鵠難延命折翼文鴛竟
附南澳志

三

並飛阿母悲摧阿父喜貞娘婦職今完矣年少夫妻慘若
何只留名姓傳青史

蔡烈婦詩

離鸞寡鵠今夜啼欲死未死聲悲漸營巢翼卵卒瘡甚絕
吭不復空林棲薛媛適蔡剛一載賢孝芳譽並蘭茝無端
翁壻相繼亾淚滴重泉恨填海烈婦之死矢靡他責以大
義詞無頗有棺未葬嗣未立將荼集蓼聊委佗親築佳城
海山曲衰宗更擇螟蛉續此心久死身暫生婦職猶完妾
心足悲風蕭瑟生空幃投繯畢命貞魂飛家人絕叫忽魃

醒嚼舌溼血前麻衣嗚乎烈婦殉夫堅若此為夫繼志同心死貞孀死速婦死遲慷慨從容成兩美

道光壬辰冬攝篆此邦今年春聞此二事旬日之間得兩烈婦欽佩之餘殊深嘆惋輒賦二章以紀其事又余僕婦往潮郡舟迴至海溼距東隴未遠見一婦三十內外抱一嬰兒在鄰舟掩泣怪而詢諸舟人知為年飢其夫賣之媒媪此婦既傷別離又不肯受污辱故泣也隔舟諦視之見婦悲不自勝以兒付媪至海波瀾漫處遽躍入洪濤舟中大驚不及救兒猶呱呱索乳也嗚乎烈

附南澳志

四

矣詢其姓名不得欲為詩以吊亦匆匆未暇因廖君紹時索書二烈婦詩連類及之觀蹈海婦之立志皎然割骨月之愛而不甘失身於泥滓使非此僕婦見之則並無一人稱述之也此真率性而行豈真復求人之諒其苦節也哉稍暇當補作一詩俾與二烈婦並垂不朽云
白下易長華識

雙節傳

閩汀

胡秉煌

廖氏森娘父廖國高南澳鎮標左營兵丁調臺灣于乾隆五十二年六月陣亡奏

聞准祀昭忠祠森娘母周氏年二十九而孀守繼弟之子振芳為嗣守節三十年至嘉慶二十一年正月身故請

旌建坊女森娘幼許吳把總朝陞為妻未娶嘉慶三年吳守放雞山汛星誤斥發口外時將軍松相國也頗優過之而吳自被譴後家無音問訛傳已亡女家欲議改婚女不可嘉慶十四年吳蒙

赦歸次年完婚鎮將胡公于鉉復吳記委次年松將軍來制兩廣胡鎮命夫以公事至省流連道故遣回而屬鎮將青目之遂拔補外委又升海門把總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身故森娘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身故有二子長念祖次榮祖

貞女薛氏傳

貞女薛氏段娘雲澳儒士陳純裕之妻雲澳處士薛聲中之女年已笄純裕聘而未娶倏抱疴羸而卒貞娘奔喪守志始終如一計已四十餘年道光十二年三月南澳紳士等為未婚守義情節可矜僉懇給匾以勵風化奉

欽命福建全省學政兵部左侍郎張公麟給匾曰璞玉完貞至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一日身故年六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署南澳同知事佛山同知大興王履
祥刊附誌末

附南澳志

六

